



劇作

湘潭地区戏曲工作室编

编 者 的 话

我们喜爱春天，更喜爱秋季。繁花似锦、生机蓬勃的春天，能给人以美好的希望；而天高云淡的秋季，却把累累香甜的硕果送到人间。

湘潭地区一九八二年秋季的戏剧创作园地里，葡萄缀满枝头，红果香甜四溢，的确是一个丰收季节。尽管果实的色质不同，成熟的程度不一，甚至还非常稚嫩，可我们仍然由衷的感到高兴。因为短短的一年里，生产了三十多个品种，凝集了园丁们的多少心血和汗水，反映了为开创我区社会主义戏剧创作新局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正因如此，我们决心积极反映这一成果，再一次开辟这个新的艺苑——《剧作》（一、二集）。

这里收入《剧作》中的十三个新作，仅是这批本子的一部分。其中有现代生活的反映，也有古代生活的新编；有传统艺术的继承，也有革新创造的大胆尝试。编印成集，固有我们对丰收的喜悦心情；但想“借石攻玉”，使之青者透红，枳者成桔，此尤心之切切者也！

限于水平，谬误一定甚多，尤祈指正，至为感幸！

一九八三。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花好月难圆 (六场花鼓戏)	唐 弦、李薰陶 (1)
心之歌 (大型花鼓戏)	江学工 (73)
古庙枪声 (大型花鼓戏)	袁雪飞 (134)
暗堡 (小型花鼓戏)	陈命钦 (192)
望年酒 (小型花鼓戏)	李立平 (215)
鲜鱼的喜剧 (小型花鼓戏)	何艺兵 (235)
农家女 (小型花鼓戏)	陈长工 (259)

•六场花鼓戏•

花好月难圆

(取材自南星短篇小说《奇异的遭遇》)

编 剧 唐 弦 李薰陶



时间：七十年代
的一个夏
天至深
秋。

地点：湖南涓水
之滨。

作 者 近 影

人 物：

何 晶 男，二十八岁，兽医，因小时头长癞疮，变成秃头，外号晶秃子，可心灵美好，老实厚道，聪明能干，在兽医中享有盛名。

林 艳 女，二十岁，老家巴山，花农之女，长得艳丽聪慧，好胜心强。这次竟被买卖婚姻者骗

到何家。

何老大 男，五十多岁，何晶之父，以养蜂为业，勤劳善良，只是思想狭隘、自私固执。

满姑妈 女，四十多岁，何晶之姑妈，何老大的得力“参谋”，性格泼辣、乖张，外号“天不怕”。

热心嫂 女，三十来岁，贤淑热情，何家的邻居。

刘站长 男，四十岁，兽医站站长。

苏雪梅 女，二十多岁，兽医站药材场种植员，为林艳新结识的好友。

狐仙姑 女，四十多岁，林艳之后母，自私贪婪。

（仅在序幕中出现）

群众、贺客若干人，吹鼓手二人。

序 幕 卖 女

时间：一个夏天的清晨。

地点：巴山某农村。

布景：阴沉、原野。靠后有林家墓碑，右侧通向小河。

（狐仙姑、何老大从两侧先后上场。）

狐仙姑 （念）我名狐仙姑，

两届死丈夫。

留个冤家女，

卖它五百五。

哈哈。卖它个五百五！

何老大 （念）在下何老大，

养蜂做买卖。

买个儿媳妇，

心里好痛快！

哈哈，心里好痛快，好痛快！

狐仙姑 唷！亲家公呢，拿来呀——

何老大 哈。亲家母吔，想吃蜜糖吗？有哇！

狐仙姑 噫！

（唱）养蜂老信你不懂行，

开口离不了蜂蜜糖。

你想买我的宝贝女，

有得两抓（手势）休架场！

何老大 （唱）真要五百五？（手势）

狐仙姑 （唱）我开的一言堂！

何老大 （唱）就是五百五，

亲家好商量。

不过——

狐仙姑 不过么子？

何老大 （唱）先得给你女儿明白讲，

我伢崽的脑壳溜溜光。

狐仙姑 哎——

（唱）癞子脑壳又何妨，

只要中了我丈母娘！

巴山离你湖南两千里，

她敢不和你伢崽进洞房！

何老大 不一定哇！

（唱）你曾两次为女儿找对象，

两次都配上癞子电灯光。

气得她捶胸把命拚，
差点子一命见阎王！
如今又配上第三个——

狐仙姑 哎哟哟！

（接唱）你肚子里还得做文章！
帽子是个“宝壶盖”，
盖它一天就过了堂。
只等混过花烛夜，
不成双对也成双！

何老大 （唱）不成双对也成双？

狐仙姑 （唱）哈哈。生米成熟饭，癞子变情郎！

何老大 好啊！

（唱）我到船舱取钱去。

狐仙姑 （唱）我回家中取姑娘。

何老大 （同唱）我交钱来你交女。
狐仙姑 你交钱来我交女。

趁这清早快启航。（分头下）

〔林艳悲伤地提祭品、水酒等物从林间上场，先
伏墓前叩拜，然后献上鲜花一束。〕

林 艳 （唱）手捧野花泪双行，
哭我爹来思我娘！
娘呵。育我九岁您荒郊葬，
爹呵。抚我成长您又身亡。
林艳女眼含悲泪把坟上，
三杯水酒洒墓旁。
如今后母不贤难对抗，

逼婚迫女走他乡。

孤女我，总得离家把路上，

苍天啊，何日再能上坟祭爹娘！

爹呀——娘呀——

〔狐仙姑气凶凶地上，暗随三恶棍。

狐仙姑 （上前甩掉祭品、酒壶，喝骂地）你喜事不喜，喊你的魂！哭你的死！你这贱货，不受抬举的东西！

林 艳 （哭声）妈呀——

狐仙姑 （顿足）谁是你的妈？你那混账妈早钻了土眼！

林 艳 （克制地）你不是我的生母，也是我的后娘！您要替我作主，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秀丽的巴山，不能离开爹妈的坟墓，更不能离开我的娘亲您！

狐仙姑 哼，难道叫我这老女工养你一辈子不成？！

林 艳 不。女儿有一双勤劳的手，能够种花，能够挣钱，能够供养您！

狐仙姑 呸！放你的乌驴屁！女生外向。今天是要你出嫁，嫁给养蜂老人何家做媳妇。

林 艳 妈呃，这是婚姻大事，女儿从有与何家兄弟见过面。

狐仙姑 （递戴帽半身照片）不害臊的！嘿！见面呀！嗤——

林 艳 （接过相片，旁白）唷！又是一个戴帽子的！去年，妈给我对了两个象，送来两张戴帽照片，结果都是两个癞子脑。唉，难道又是……

狐仙姑 中意吗？说话呀！哑了喉？！

林 艳 妈也，怎么又是一个戴帽子的？女儿不放心……

狐仙姑 头戴檐帽，威威武武，漂漂亮亮，还是著名兽医，难道配不上你这毛丫头？

林 艳 妈，放稳当点，不能随便答应何家。

狐仙姑 （冷笑）嘿嘿。小兄弟来呀！（环顾恶棍们）

恶棍三 老姐姐，有何吩咐？

狐仙姑 将这毛丫头送上船去！（向林艳）你生是何家的人，死是何家的鬼！不去也得去！

林 艳 我有我的婚姻自由！

〔何老大提钱袋紧接上场。〕

何老大 对。林姑娘说得对。婚姻大事，有她的自由。她有文化，知书达理，没见过我伢子，哪能轻易表态啊！

狐仙姑 （惊疑）你……

何老大 林艳呢，你只同我去看看，看看对象，看看地方，就算走亲戚吧！同意了，你就吃国家粮了！不同意，回来的路费我负责！

狐仙姑 对呀！

林 艳 何伯伯，这是真的吗？

何老大 哪还有假。

狐仙姑 艳妹子，相中了，有你的福气啊！

林 艳 噢……（沉重地走向父母的坟墓前）

狐仙姑 （转笑拉住何老大）亲家公呀，两手交接。

何老大 （递人民币）五百五，不短一文。

狐仙姑 （目逼林艳）快上船！

何老大 后会有期！（挥手下）

林 艳 （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妈呀——你……我的爹娘啊——

〔何老大偕林艳上船，下。幕内传出林艳凄厉的哭喊声。

狐仙姑 （目送众下）鬼婆！你哭！你哭——

（念）数我狐仙姑，

智谋胜丈夫！

卖出前娘女，

尽得五百五！

哈哈哈哈哈！

〔幕落

第一场 骗 婚

时间：前场后第四天。

地点：涓水河畔何老大家。

布景：洞房内景，右侧摆有新式床、桌，正面开有门窗，上悬大红“喜”字。

〔中幕外，何老大手提竹篮，内装糖果烟酒等物，急慌慌地上场。

何老大 （唱）画眉子双双飞，

喜鹊子成双对。

晶仔子县里开大会，

为何今天散会还不回？！

新媳妇守在洞房内，

等待新郎公喝交杯。

急得我两晚都有睡，

气得我胡子往上吹。

快点子走啊，我的满妹妹——（招呼）

〔满姑妈内应声：“喂！”手提网袋，内装新帽三顶、塑料鲜花，笑嘻嘻地上场。

满姑妈（接唱）大哥呃，妹在背后放势追！

只怪晶伢子这活宝贝，

电话三催还不回。

他不知新娘子花样美，

他不想自己吃过亏！

癞子脑壳快三十岁，

两次对象两次吹，

从有尝过堂客味，

哪个进屋做大媒？！

幸亏大哥你弄来个“天仙配”，

哪知他仍散散落落鬼打雷！

哼，莫怪我满姑妈名叫“天不怕”，

依我的气呀，见面就是几插槌！

何老大（唱）满姑妈——我的好妹妹，

只怪大哥我没请人县里催。

如今仙女下凡快要成婚配，

还得靠你布置洞房把亲陪！

满姑妈 大哥呃，嫂子死得早，你家的事就是我的事。一皮荷叶我包圆。

何老大 我知道啊，难得你这位“老参谋”！

满姑妈 嘿嘿。冇得我这老参谋也不行哇！（示手中檐帽）你看——

何老大 唷，怎么要买三顶帽子？

满姑妈 不。这是三只“宝壶盖”。晶伢子癫子脑壳电灯泡，冇得几个盖子盖，只怕穿大泡！

何老大 我的好老妹，想得真周到。

满姑妈 （示手中塑料花）还有哇——

何老大 塑料花，美极啦。

满姑妈 对。听说新媳妇是位种花姑娘，最爱美。洞房里打扮得花花朵朵，也把新郎公衬美呐。

何老大 哈哈哈哈哈，多亏满姑妈，满嘴都是花。

满姑妈 大哥呢，有我“天不怕”，帮你当硬家。新娘子老实，洞房花烛夜，新娘子跳皮，我满姑妈和她比手把！晶伢子这堂亲，我包吔！

何老大 对呀！要抓紧！（夺过老大手中竹篮）这个由我安排！我要先抽烟，先吃糖！哈哈哈哈哈，（递烟、糖）也少不了你这家爷老子、烧火老倌一份啊！（分头下）

〔中幕启，新房内花花彩彩、喜气洋洋。满姑妈、热心嫂、少女们有的张贴奖状、挂图，有的摆设鲜花。

满姑妈
热心嫂 （同唱）摆新房，布新房，

新房打扮得亮堂堂。

少女们 （唱）喜新房，看新房，

“喜”字两旁飞凤凰。

少女一 （唱）这边仙人掌，
那边夜来香。

少女二 （唱）荷花瓶中放，
如意长成双。

少女三 （唱）睡莲更漂亮，
月季喷喷香。

少女四 （唱）吊兰撒绿网，
凤仙缀红装。

热心嫂 （唱）何晶的相架桌上放，
头戴檐帽多大方。

满姑妈 （唱）热心嫂呃，
晶伢子两次找对象，
都为这脑壳问题泼了汤。

热心嫂 （唱）满姑妈也，
脑壳的缺陷亮不得相，
奖状张张要宣扬。

满姑妈 （唱）是呀——
细妹子都不能随便讲，
漏了风声拐大场！

热心嫂 （唱）怕只怕何晶露本相，
脱帽行礼不提防。

少女们 哎——
（唱）我们有四把彩扇出花样，
时时遮住这新姑娘。

满姑妈
热心嫂 好啊！

(唱)细妹子拢场有力量，

瞞住新姑娘、双双进洞房、等到明天就无妨呀就无妨！

〔何老大笑逐颜开地上。〕

何老大 哈哈。老参谋呀，把新房打扮得好漂亮啊！

满姑妈 还不是热心嫂子、邻舍姑娘帮忙。

何老大 对，对，都劳哒神。刚才通哒电话，我晶伢子马上就回家啦！

众 太好哒！迎新娘子去！

何老大 好哇，是要让新娘子进房休息。

〔夜降临，雨绵绵，众妇女同下。〕

何老大 (被新房迷住，细看不停)好好！真好——

〔热心嫂引林艳进房。〕

热心嫂 (现笑地学活地)“好，好，真好。”家爷老子跨进媳妇门，硬舍不得出去罗！

何老大 (尴尬地)嘿嘿，嘿嘿。三周日不论老伯大细呀——(急下)

林 艳 (惊疑地)嫂子，请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热心嫂 洞房花烛呀！何晶到县里开兽医会去哒，马上会回。妹子呢，你休息一下，等下就闹洞房呐！

林 艳 嫂子，我不是来结婚的，是来看亲的！

热心嫂 唔。看亲？哈哈。不用看，隔壁邻舍是戡秤，家境好，子弟好，大伯养蜜蜂，儿子当兽医，银行有存款，打起灯笼也难找啊！

林 艳 不。婚姻要男女双方同意，不能包办，不能强迫！

热心嫂 对。(指相架) 伢子漂漂亮亮、大大方方，你会中意的!

林 艳 (更惊) 又是个戴帽子的?

热心嫂 (掩饰) 一乡一俗，一弯一曲。我们这里的青年都兴戴帽哩。

林 艳 噢……

热心嫂 林艳姑娘，你休息，等下陪你。

林 艳 你太热情了，谢谢你!

〔林艳观看房内布置，狐疑不定；复又推窗凝视雨景。〕

林 艳 (唱) 狂风带雨洒新窗，

不由人万转愁肠。

何大伯离巴山，语言多直爽，

愿留愿去，由我林艳自主张。

到如今，原来的诺言全变样，

观形势，只待新郎进洞房。

林艳女有似孤舟任飘荡，

有谁人能怜弱女离涓江。

睹鲜花，凭窗难把家乡望，

看相架，更叫我提防癞头郎。

尽管模范兽医多奖状，

尽管家具琳琅称小康，

巴山女需要爱情无妄想，

总叫我猜疑不定失主张。

也许是第三次不幸又遭险浪?

也许是千里姻缘配上如意郎?

船遇急滩，更需机灵应变观风向，

决不能随波逐流自遭殃！

（细观相片）我……怎么办？怎么办……

〔两吹鼓手走前，热心嫂、众贺客随后。紧接着四少女手舞彩扇拥出新郎何晶，满姑妈有准备的，一手给青年贺客戴上凉帽，手拿三顶新帽，紧挨何晶身旁。〕

贺客们 恭喜新郎！贺喜新娘！

何 晶 （习惯地脱帽行礼）起劲亲邻！

少女们 （机灵地舞彩扇遮住新娘的视线）晶哥你——
（齐拉扯何晶衣角）

满姑妈 （迅急地将新帽盖住何晶秃头）哧！行军礼呵！

何 晶 （觉察了）是，是！行军礼！

贺客们 （赞词）新娘美貌，新郎端庄，天生一对，地生一双！

何 晶 （激情地复脱帽行礼）大叔、大婶过奖了！

少女们 （同挥彩扇，捂住何晶）呸——

满姑妈 （更急，又将帽盖住秃头）活宝贝！

何 晶 （两手都拿有帽子，惊讶地）满姑妈哋，怎么啦？

满姑妈 （夺过帽子）哧！

热心嫂 新式结婚，不兴拜堂，只闹洞房。先由满姑妈赞礼。

满姑妈 （神气地）宾客坐立两旁！新郎新妇就位——
〔一戴凉帽的小伙子顽皮地拉新人俩的头碰在一起，几乎碰掉何晶的帽子，全堂大笑。〕

满姑妈 （紧接）新郎新妇交拜！（两手忙捂住何晶头帽）新郎新妇交杯——夫倡妇随，百年和合——地久天长——新郎新妇张喜烟、发喜糖——

热心嫂 （端上糖果、纸烟，唱）

呵嗨嗨，闹新房，

抽香烟，吃喜糖，

少女们 （唱）嗨呵呵，闹新房，

抽香烟，吃喜糖！

众 （唱）抽香烟，吃喜糖，

洞房花烛喜洋洋！

〔贺客们同吃糖果，赞美新娘。〕

一男宾 （唱）吃喜糖，喷喷香，

巴山蜀水好姑娘！

一女宾 （唱）好姑娘呵好姑娘！（惋惜地向身旁大嫂低声）

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林 艳 （警觉而惊疑地旁唱）

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

这话里明明有文章！

何 晶 （旁唱）乡亲们都对新娘多夸奖，

总算我一只草鸡配凤凰！

热心嫂 （唱）啊嗨嗨，塌了场，

还有刘站长没来闹新房！

女宾们 （唱）快请闹房里手刘站长！

何老大 （上唱）刘站长早准备闹房唱京腔！

女宾们 （鼓掌）欢迎唱京腔。